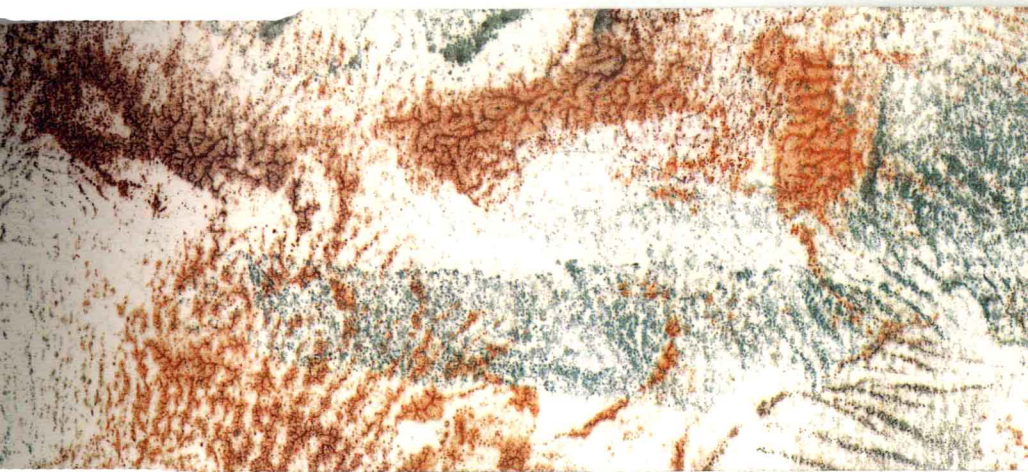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伊勢
物語

佚名 著

林文月 譯圖

鳳凰出版傳媒集團
① 譯林出版社

伊勢物語
佚名 著

林文月 譯
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伊势物语 / (日) 佚名著; 林文月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1. 6

(林译日本古典)

ISBN 978-7-5447-1658-1

I. ①伊… II. ①佚… ②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中世纪 IV. ①I313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6019 号

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10-2009-197号

书 名 伊势物语
作 者 [日本]佚名
译 者 林文月
责任编辑 张远帆
特约编辑 王延庆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 8 625
插 页 4
字 数 146千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658-1
定 价 28.00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联系电话: 025-83658316)

简体版序言

林文月

翻译的目的，简单说，是把一种语文转换成另一种语文。懂得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的人，时则会有需要为自己，或为别人做这种“翻译”的工作。

三十年代出生于上海虹口江湾路的我，作为台湾人法律上隶属日本公民，而闸北虹口一带当时为日本租界，所以到了上学年龄，我就被指定去上海市第八国民学校读书。那所日本人设立的学校，除我和我的妹妹之外，其余都是日本孩子。说实在的，我们当时还以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，只是家里有些生活习惯和别的同学们略微不同而已。

我的启蒙教育是日语文。我读日本书，也用日语文思想，或表达心事，似乎是自自然然的；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中日战争结束，日本投降，中国胜利，我们台湾人的身份由日本籍变成了中国籍。次年，我们举家由上海乘船回到台湾。台湾是我们的故乡，却是一个陌生的故乡。

在陌生的故乡，我们开始了新生活。我听不太懂台湾话，而且在推行国语的环境之下，校内是禁止使用日语的。老师用台语解释国语。从小学六年级开始，我突然需要适应两种新语文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大概我的翻译经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。我的脑中经常需要把中国语文翻译成日本语文。这样的习惯，使我在读大学和研究所的时期，能够驾轻就熟地为台北东方出版社的两套少年读物：“世界名人传记”和“世界文学名著”译成了五本书。那些书都是经由日本人改写为适合少年阅读的文体，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和困难。

任职大学之后，教学与研究成为生活的主轴，除了有限的一些日文的汉学研究论著之外，不再有空闲执译笔了。至于再度促使我提笔从事翻译工作，实缘起应邀参加一九七二年日本笔会主办的“日本文化研究国际会议”。依大会规定，参加者需提出一篇与日本文化相关的论文。我以日文书成《桐壺と長恨歌》提出发表。其后，我将日文的论文自译为中文：《源氏物语桐壺与长恨歌》，在台湾大学《中外文学月刊》刊载，同时为了读者便利而试译了《源氏物语》首帖《桐壺》，附录于论文之后，那篇日本中世纪文学深受白居易《长恨歌》的影响，中文的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，产生莫大的好奇与期待，透过杂志的编辑部鼓励我继续译介全书。我在没有十分把握之下，答应下来，开始逐月在《中外文学》刊载的长期翻译工作。费时五年半，共六十六期而译竟了百万言的《源氏物语》全书。

那五六年的时间里，我教书、做研究、又翻译，过着与时间竞走的生活，十分辛劳，却也感觉非常充实。翻译遂成为我生活中

的一个重要部分。我选择日本古典文学作品为自己翻译的对象,是基于两个理由的:一者,日本文化从中世纪以来深受我国隋唐文化影响,而且日本人早已有系统地译介了中国的重要著作;相较之下,我们对日本的文学作品则相当冷漠。虽然近二十余年来逐渐有人译出日本文学,但以近、现代作品为主,古典文学的译介仍嫌不够。再者,我个人具备日语文根底,其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,或可在这一方面略尽绵薄之力,弥补我们所当做而未做的事情,故自一九七三年以来,自我惕励断续译出了《源氏物语》(一九七三—一九七八)、《枕草子》(一九八六—一九八八)、《和泉式部日记》(一九九二)、《伊势物语》(一九九五—一九九六)等四本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名著,以及十九世纪明治时代的樋口一叶短篇小说集《十三夜》(二〇〇一—二〇〇四)。

以上五本书,前四本的著成年代都在千年以上,最后一本也在一百多年前。每一个国家的语文都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。现在的日本人阅读古人的这些文学作品,多数会觉得很困难,所以与谢野晶子(一八七八—一九四二)以降,已经有多种现代日语译的《源氏物语》等书出版了。

我的中译本诸书,虽然采取白话文,但是仍有许多地方非译文本身所能传达清楚,或者表现原文的巧妙之处,则不得不借助些注释。注释之中,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原著里引用日本的古老诗歌或隐喻,乃至唐代以前的中国古诗文,因此对于中国读者而言,明白了这些道理,就会觉得既陌生而又熟悉,格外亲近动人。

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、《伊势物语》和《十三夜》即将在大陆以简体字横排出版。容我在此感谢南京译林出版社所有帮助我促成此事的各位。

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



写在《伊势物语》译注之前

一、何谓“物语”

在日本文学史上，“物语”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，但究竟“物语”是什么？《広辞苑》“ものがたり”（即“物语”之和文）下曰：“以作者之见闻或想像为基础，以散文叙述人物、事件之文学作品。广义则指小说……”至于“しょうせつ”（即“小说”之和文）下曰：“文学的一种形式。依作者的想像力而构想，或以事实为角色，主要采用散文体之物语。”比较二说，于“物语”项用“小说”之词；于“小说”项则用“物语”之词。足见“物语”与“小说”十分类近。

然而，物语并非与小说完全相同。其最大的分别，或可自二者主导文学创作的时间来观察。《広辞苑》在“ものがたり”下又曰：“狭义指平安时代至室町时代（按：平安时代指西元七九四～一一九二；室町时代指西元一三三六～一五七三）者而言。”

至于“しょうせつ”下则曰：“继古代传说、叙事诗、中世物语等之系谱，至近代而发达，取代诗，成为占有文学之王座。”是以“物语”属纯日本文学之产物；而“小说”则似带有西欧之风。而所谓“古代、中世之物语”与“近代之小说”，则又分别如何？下面试引近代日本二位文学家的说法为参考。其一是川端康成《小说的构成》（一九四一）中的文字：

物语的旨趣被配置在时间的继承中，而小说则必需在因果关系之上构成。“国王死了，王妃也死了。”这是物语；“国王死了。由于悲伤之故，王妃也死了。”则是构成。小说的构成当然也讲究时间的脉络，但总不如因果论理重要。物语的听众大概会问：“然后呢？”小说的读者则会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物语性与构成性的根本差异在此。小说讲究因果连续之紧密构成。紧密构成不仅需要满足“然后呢？”的好奇心；而且更需要理智与记忆力。

其二是桑原武夫的《文学入门》（一九五一）：

物语告诉人们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特殊事件，其兴味中心，与其说是被事件操纵的人物，毋宁是事件本身。小说在描写日常世界，即令有特殊事件，也要与日常生活同样处理得可解才行。至于在其精神方面言之，支配物语的是宿命观，而近代小说则以为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；换言之，可

谓人类中心主义。从作者的立场而言,写物语的人,只要把特殊事件以感性态度传达于人就好,属无性格的媒介者,其本身的个性并不重要;但小说作者,则需要自己去创造作品人物,其间必然存在着“告白”的因素,故支持小说世界者,实非事件,而是作者的个性。

川端捕捉了物语性与构成性的差异;桑原则解析了物语与小说的世界构造之异同。不过,二氏对物语的解说,似乎还是不脱从近代小说方面比较立论的倾向。事实上,日本的“物语”与英国的 Novel,法国、德国的 Roman 各有其本国文学传统下的复杂氛围。平安时代的物语文学,与欧洲的 Roman 有相近处,却不能以彼取代此。而个别作品之间,则又自有其特色。以《源氏物语》而言,自其所建造的虚构世界,可以精确探寻人类社会的真实性,而其所描写的人生起伏曲折中,又反映着人们的生活现象。如此看来,《源氏物语》虽然是物语,但根据川端与桑原二氏之说,则又类近小说,可谓超越物语的物语了。

从另一方面言之,神话、传说等古传承体的作品,乃是某部族或氏族的集团文学;相对于此,小说则系具有脱集团性的密室文学。然则物语的定位如何?它既带有集团性文学的个性,又带有个人文学的性质,可谓介乎神话与小说之间的一种文体。设若以小说的祖先为物语,而物语的祖先是古传承的世界,人类在尚未有文字以前,于太古亘长的时间里,反反复复口口相传着某种故事。这种传递故事的说话者,往往将其所耳闻的故事以

“从前”、“很久很久以前”来打开话匣；最后乃以“如此云云”、“传说如此”做结束。至于在日文中，“物语”一词既是名词，亦是动词，可解释为说话者的故事，同时也可以解释为说故事，二者是一事的表里两面，常常是不可分的。及至文字产生，说话者口中的故事遂落实为可阅读的故事，乃有今日公认的“物语”。不过，在亘古的时间中口传言递，即使写定为文字之际，也难免有一些不同的流派，这也就往往形成异文别版的缘故了：

二、《伊势物语》与在原业平

在介绍《伊势物语》其书之前，有必要先介绍一般公认为此书男主人公的人物——在原业平。

在原业平是迁都于平安京（即今之京都）的桓武天皇继承者平城天皇之孙。父为阿保亲王，母为桓武天皇之皇女伊都内亲王。平城天皇于大同四年（八〇九）让位于其弟嵯峨天后，在奈良旧都平城京另造宫殿，形成与平安京对立之势，而引发事变。得平城太皇宠爱的药子，因介入政治风暴而自杀身亡，其兄藤原仲成受刑；而太皇亦出家，遂结束了“药子之变”（八一〇）。阿保亲王因此事变，贬谪于太宰府（今九州福冈），至天长年间，始获准返京。

业平生于天长二年（八二五）。翌年，与其兄行平等受赐在原之姓。其后乃称在原氏。在原业平青壮年时代，藤原良房的权力强大，为北家藤原地位确立之时期。业平的叔父（即阿保亲

王之弟高丘亲王)虽是嵯峨天皇之皇太子,却因“药子之变”而被废除皇太子位,遂出家,号真如。真如于晚年六十岁后,欲渡天竺,死于途中罗越国(今马来半岛南部)。业平之兄行平为歌人(按:即和歌作者),颇为著名。至于业平,则更饶富多彩多姿的逸话,传颂于后世。他的名字、事迹与《伊势物语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。

业平亡后未几著成的《三代实录》记载:

业平体貌闲丽,放纵不拘,略无才学,善作倭歌。

文虽简略,却已足勾勒出其人风姿性向。他俊美有姿,性格浪漫,行为放纵,不是谨重的才学之士(按:平安时代,男子以中国之经典汉籍为正业),却擅长哀艳的和歌(按:倭歌即和歌,相对于汉学之谨重,为抒情文学)。一位年轻的贵族公子而具备以上的特质,已充分构成被世人更事渲染而塑造成故事主人公的条件。以在原业平为主人公的《伊势物语》乃遂诞生。

在原业平于元庆四年(八八〇)以五十六岁逝世。其后二十五年而有《古今和歌集》之编撰。业平的和歌十分热情,并且多妙用当时流行的双关语、歇后语等修辞技巧,遂令其作品更受人欣赏。又以他贵公子的身份,歌与其人之行迹相得益彰,于是,愈为加添枝节,丰富兴味,成为众所乐于赏玩之故事,也是颇自然的现象。纪贯之在《古今和歌集》之中所采择的三十首业平所作的和歌,不仅皆在当日脍炙人口,喧腾一时,又由于其富于个

人事迹遭遇之特色,故也有可能被附加上一些流传的逸话,而形成歌与故事相关联的许多或呈单一,或可贯串的片段小故事。

观今日所流传的《伊势物语》,《古今和歌集》中所见在原业平之作仅是其中一部分而已。在二百首的和歌中,又杂有他人之作古歌,乃至见于其他和歌集中与业平相关的作品等等,可谓十分多彩多姿。由此,可想见《伊势物语》次第增大、整理、形成的痕迹。换言之,《伊势物语》在《古今和歌集》以后,更形扩大整顿,且似愈采择《古今和歌集》及《后撰和歌集》中的许多佳构,而配以一些感人的情节,逐渐膨胀了起来。由是观之,《伊势物语》之原型固然与在原业平有着某种程度的相关性,而在时光流转,后世人的好事争相添笔之下,又渐次自形发展了下去。故而,物语与人物,二者之间可谓相关联但未必全关联,而这也正是物语之所以为物语的一种特色。

三、《伊势物语》的书名及作者

《伊势物语》的书名是如何得来的呢?

《源氏物语》第四十七帖《总角》的文中提及此书时,以“在五”为称(见拙译《源氏物语》),而第十七帖《绘合》则称《伊势物语》(见拙译)。

《伊势物语》为日本最早的古典文学作品之一。千余年以来,受到代代许多读者的欣赏,对于后世文学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颇为深远。不过,也因其成书早,关于其撰成年代、作者,乃

至于书名称呼，亦至今未有定论。正如同《源氏物语》、《枕草子》二书之有时被冠以著者之名而称为《紫式部の源氏の物語》、《清少納言の枕の草子》，《伊勢物語》之流传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亦有不同的称谓：时则称《在五の日記》，盖以在五中将（按：在五中将或在中将，系其官阶，在五则为简称）之所撰故，即自《在五の物語》而来的称法。

然则，究竟原来是称《在五の物語》，还是称《伊勢物語》？便也无法精确地下论断。不过，《伊勢物語》在今日已成为通行之称说，则是不争之事实。至于何以称为《伊勢物語》？则学界论说纷纭，较主要者有四说：（一）男女物语说。古代日人称男女关系为“妹背”（或“妹兄”），其音（“いもせ”| imose）近“伊勢”（“いせ”| ise）；又以“伊”代表女，“勢”代表男，故称此记述男女爱情故事之书为《伊勢物語》；（二）《古今集》时代之代表女性和歌作家伊勢增补其书，故称《伊勢の物語》；（三）书中第六十九段记男主人公与伊势斋宫私会事，而此段原为此书之卷首，故称《伊勢物語》；（四）第六十九段虽非卷首之文，但在全书之中显得十分出色且重要，故以全书称作《伊勢物語》。其中，以取第四说者，似较占多数。其理由：一者在原业平与伊势斋宫恬子的爱情故事为此书之一高潮；再者业平与恬子私会而诞生之子师尚（《枕草子》作者清少纳言所仕皇后定子之母，为高阶师尚之曾孙女），后为高阶茂范之养子。平安中期人人颇信此，且广为传说。不过，究竟千余年前所撰成之书，尽管受众人所爱读，许多推理都是相当暧昧朦胧的。

书名既不易准确掌握,而关于其作者亦同样有许多疑问。大体说来,平安时代的一些重要文学作品都普遍存在着这样的问题。以《源氏物语》而言,若非有《紫式部日记》,根本无法得知作者为何人。而即使知其为紫式部之作,其本名如何,也不可得知。《枕草子》的作者清少纳言、《和泉式部日记》的作者和泉式部,其真实姓名、家世生平等等,无一不模糊隐约。有人甚至于认为作者未明,或许正是当时的物语的一种本性。

既然作者的名字未附记在作品中,在另一方面言之,也就给于作者以外的人添加笔墨的余地了。《伊势物语》的情况亦复如此。在原业平自记的词章应有若干,但是,以业平之和歌为中心,复添加其他的和歌作品,乃至添枝加节地记述一些小篇故事的可能性也不无可能。是什么人加添笔墨的呢?也许是与业平相识相关的人,也许是敬爱他的人们。编撰《古今和歌集》的纪贯之,对于在原业平的和歌,无疑是十分注意的,而其人活跃的时间在于九世纪末至十世纪前半,与《伊势物语》撰成之年代正相吻合,遂有人以纪贯之为《伊势物语》的作者。这种说法不是不可能,然而却也没有可资证明的依据。无论如何,纪贯之对于保存在原业平的许多和歌作品,确实是有功劳的。

《伊势物语》既为千余年前之文学作品,而且世代受众多人爱读,则如前文所述,在某种原型之上不断增笔,而渐次扩充膨胀起来,是颇有可能的。是以,其作者当在一人以上。据片桐洋一氏之说,《伊势物语》至少经过三次以上,前后七十年的增补。今日通行可见之文本,可分为古有部分、新增部分,以及介乎其

间的若干部分。其最早部分，当在延喜五年（九〇五）成立的《古今和歌集》之前（详见角川书店一九九三年版《伊势物语》总说，页九～一五）。

四、《伊势物语》的特色

《伊势物语》全书由“从前，有个男子”、“从前”等冒首语展开一段一段小故事，再由这些章段排列集成册。由于版本众多，其间的差异亦大，少者有十五段，多者则达百三十六段。今日所传者，则在百四十五段。又章段之排列，亦有不同；彼此之间也见欠存之情况。

每一段皆有和歌。明治（一八六八～一九一二）以降，称这种文学形式为“歌物语”。歌物语具有集合短篇小说及联结多种和歌的形式，而和歌往往是其生命中心之所在。一段故事以和歌为主，以散文之记述配合，而成为浑然一体的面貌。至于和歌部分，有古歌、古今时代之歌，有作者可知及作者未明之作品。作品集中于一人者，则为平安时代六歌仙之一的在原业平之作。故而将关于业平之事迹及逸话相联结，予以发展成物语，乃是极自然的事情了。

至于许多的短制故事在形式上呈现统一性，一方面是由于各段多以“男子”为主人公之故；另一方面则由于全书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编制企图之故。《伊势物语》一书中的“男子”，每常以泛称出现。全书之中，偶尔也有以实名，或者官称出现的情况，